温柔敦厚亮伟师

□李建军

四川自古出才士，李亮伟老师也是四川人，课堂上他也常以此为豪。

李老师是饱读诗书、学养深厚的学者。不过他没有我们想象中那样的才子外形。初见亮伟师，是在大二《中国古代文学史》课上，但见一个秃顶、头发花白、身材矮小的老人走进教室，对着我们微微笑笑。

一般大学老师都是坐着上课，但是李老师从来都是站着，他说这是对自己所教内容的敬畏。他的课都是干货，每堂课都有PPT，每张PPT都是他自己先从书上摘抄入笔记本，然后再一字字输入电脑。所以李老师的课，大家无不喜爱，尤其是他主讲的《山水文学》和《红楼梦研究》，往往座无虚席，一些理科生也来旁听，一睹李老师风采。李老师在外形上自然没有风采，但是只要一听他的课，马上被他深厚的学养吸引，让你欲罢不能，下次还来旁听。我就旁听过他的《红楼梦研究》，因此与《红楼梦》结缘，一直读，每次读这本书，脑海里还是当年李老师讲课的场景。

他每讲《红楼梦》必穿一件纯红色外套。一个寒雪日，窗外大雪纷纷，一下子天地俱白，这时再看穿着红衣、站着讲课的李老师，此情此景，可待成追忆。

课堂上的李老师是那样认真严谨而又滔滔不绝，课后的他低调得像邻家老人，少言寡语。

一日中午放学，我们寝室几个人一起横排走，说说笑笑，毫无顾忌，我偶然回头，竟是李老师，骑着一辆低矮的小红自行车，慢悠悠在我们后面一直跟着，我赶紧让大家让道，他点点头，向我们微微笑笑，然后又慢悠悠骑过去。

当时他是我们文学院中文系主任，有些场合他也必须作为嘉宾出席。既是嘉宾，自然免不了上台发言，按理说依李老师的学问，说几句华丽的话不是难事，但是我们在校四年，却从未听见李老师在这样的场合口若悬河。每次等到李老师发言，都是简单的一句话。比如文学院成立新的话剧社，前一位嘉宾引经据典，深情祝福话剧社未来大展宏图，等到李老师发言，他拿起话筒，留白片刻，听众满心期待，而他只说一句话：“祝话剧社越来越好。”

没了?没了。

也许这样的场合并不适宜于一位真正的学者。学者的阵地在书房、在教室，这两个地方，他们的思想、才情才能自由飞翔。

与李老师真正私下接触是在一次课题研究的请教上。那日已是傍晚，夕日照甬江，我们几个学生想要研究宁波名胜地区楹联，请李老师做课题导师。李老师在办公室等我们，这时他叫的外卖刚到，放到一旁，他微笑着一手拿起笔，一手接过我们的稿子，一字字看，用笔勾画错别字和病句，关于内容他未做一点改动。等李老师修改完，夜幕四合，他点的外卖已冷。

那次汶川地震，其时，李老师正给我们讲山水文学。他没有像往常那样站着，刚开课就坐在椅子上，一言不发，想要说话时，眼泪已落下。

整个教室静悄悄，有同学上去递了一包餐巾纸，有同学动情地说：“李老师，加油。”

那节课，师生安安静静坐了一节课。李老师什么都没说，但是那堂课我们却学到了很多。

如今李老师早已退休，他在课堂上说过的都变成了笔记里密密麻麻的字；他没有说的，成了我们人生道路上的一盏灯，萤萤如豆，从未熄灭。

我的小学

□王晓晖

小时候，爷爷出门去上海，给我捎过一个人造革书包，浅蓝色，有金属搭扣，包盖上面印着高楼、轮船，还有“上海”两字。那时，村子里别人家的孩子背的都是帆布书包，有些还是家里母亲或者祖母手工缝制的用旧衣服改制的布袋子。我第一天去上学，背的就是“上海”书包。

虽然我跟我的同学们背的书包不一样，但是，我们都沿着同一条路，去往同一所小学上学。一路上，我们或许还给同一条牛让过道，感受过牛鼻子里喷出的热烘烘的气息；我们还一起追逐过青蛙，看着它们“啪嗒、啪嗒”跳过路面，然后“扑通”一声掉进水沟。

王家祠堂是我们这个村和临近几个村子低学龄儿童的乐园，号称“俞王小学”。“俞”姓和“王”姓是这个村子里的两个大姓，村子就以“俞王”命名了，王家祠堂是“王”姓的宗祠，是村子里比较像样的高大建筑。虽然，那时候祠堂早已不再行使祠堂的功能，一部分厢房做了大队的仓库，大部分做了学校的课堂和老师办公、生活的场所，但油漆未曾剥落干净的朱红色原木柱子，雕花的门廊、窗棂，总能让人窥见它的庄重与肃穆。

我们的老师有两位，年长的姓顾，稍年轻的姓姬，都是女老师。顾老师教语文，姬老师教数学。顾老师齐耳短发，瘦高个，显柔弱了些；姬老师印象中精干而伶俐，似乎当时有做操、运动什么的也是她带着我们。后来又来过一位年轻的姑娘老师，姓徐，应该是姬老师去生产，她来代一段时间的课。顾老师写得一手好板书，但她的普通话讲不好，本地口音重，家长们有在背后议论她的落后：自己拼音都读不准，孩子们还不让她教“残疾”了?姬老师讲话语速快，声音清脆，就像她行走带风的性格。代课的小徐老师我们都很喜欢她，她跟我们的年龄差距小，下了课会跟我们一起做游戏。

两位老师带着五个班的学生，一到三年级的教室在下面的厢房，厢房的泥地夯得很结实，泛着暗哑的光，可还是有一两棵种子在那里扎住了根，顽强地伸展着它们嫩绿色的芽。四五年级的教室在正殿右侧，有电灯，石板地面。低年级的都向往着快快长大，可以到“高级”一点的教室去上课；高年级的也盼着能升到乡里的初级中学，据说那里的教室是三层楼的。

一个课堂上坐着几个班的同学，老师教完低年级的我们读“a、o、e”，让我们抄写的时候，她就去教高年级的学长们。一堂课下来，往往要切换好几个来回。有调皮的孩子抄好了词语窃窃私语或做小动作，老师手中有一根带很多节的柔韧富有弹性的竹鞭，会很准确地点过去，总能让他们识趣而收敛。

我的同桌是来自隔壁徐洋村的徐姓男孩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忘了他的名字，但一直记着他细长的眉眼。他白白净净的，有别于村子里皮肤晒得黝黑发亮的其他男孩子。他的母亲据说是镇上越剧团里的，有一回他试图用口红和粗铅笔(后来才知道是画眉的眉笔)来换取我的作业，但最终被我的“一本正经”打消了念头。

我最羡慕的女生是菊娣，她在我眼里无异于身怀绝技。学校里养了两只长毛兔，她挑的兔草总是最嫩最新鲜的，由此也受到给两位老师烧饭的小美阿姆的青睐。以后，小美阿姆把照看小兔的任务交给了她，还教她清兔笼、剪兔毛，当然劳动委员和劳动积极分子也非她莫属了。

那时的我们恣意生长，就像那些偶尔被带进教室的谷子或麦粒，粘上泥土就能生根发芽，向着阳光释放生命的力量。

祠堂门口的一大块空场地，是大队的晒谷场，也是我们的运动场。不上课的时候，我们就在那儿跳跃、奔跑，滋润着阳光雨露，感受着泥土的芬芳。我和小伙伴们在稻谷堆里，在麦秸壳里，在菜籽砻糠里钻地道、挖陷阱，疯玩得面红耳赤。衣服上、头发上沾满谷子、麦芒、菜籽的时候，蜜蜂“嗡嗡嗡”地在田野里采集花粉，燕子来来回回衔着泥土在大殿的屋檐下筑巢，哺育它们的幼崽，还有酱油色的蜻蜓和粉色的蝴蝶在河塘边游弋……

乡村小学，是我的起跑线。

岁月荏苒，时光如满弓射出的箭，我的小学，那幢白墙灰瓦的老房子，只在午夜梦回时，若隐若现于一大片明黄色的油菜花海里。我就像只被风带上半空的纸鸢，飘荡、盘旋、俯瞰、远眺，却始终无法降落，再回到原点……

总第6867期 配图 李昊天 投稿邮箱:essay@cnnb.com.cn